

徐晋如 著

缀石轩论诗杂著



海南出版社

徐晋如 著

綴石軒論詩雜著

徐晉如著



海南出版社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缀石轩论诗杂著 / 徐晋如著.

—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 -7 -5443 -3943 -8

I. ①缀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②诗歌

评论—中国—当代—文集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36044 号

缀石轩论诗杂著

作 者: 徐晋如

责任编辑: 张 奇

装帧设计: 王 超

责任印制: 杨 程

印刷装订: 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

读者服务: 杨秀美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: 570216

电话: 0898 -66812776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mm ×1230mm 1/32

印 张: 8.75

字 数: 180 千

书 号: ISBN 978 -7 -5443 -3943 -8

定 价: 30.00 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序

马大勇

庚寅年秋，西安词学国际研讨会上初见晋如兄之前，这个名字已经深镌在我的脑海中很久了。早在若干年前，就看过他的几部大著。最先是网络上颇负盛名的《红朝士林见闻录》，其隽永跌宕，不亚于郑逸梅之手笔，而犀利如刀，揭皮见骨，即郑氏亦难措手。故第一感觉应是斫轮老手，前辈耆宿。待得证实晋如兄较我尚少几岁，听闻他的一些传奇经历，不禁自惭孤陋，想不到斯世尚有斯人。后又陆续读到《二十世纪旧诗史》、《缀石轩诗话》、《大学诗词写作教程》、《忤慧堂集》等，深为其卓绝才情所倾倒折服。我自己从事清代及现当代诗词研究，也因癖性所趋，写一点格律不葺的习作，所以会关心当代人有关诗词的论著与作品。窃以为，论二十世纪诗词，晋如兄高屋建瓴，直探本源，已堪称大家，而如《忤慧堂》一集之瑰奇高迈，实为龚定庵之后所罕见，也断应在二十世纪诗词史高踞一席，足与古贤把臂入林，相视而笑。《忤慧堂》集中佳作极夥，而最爱莫如《剧怜》：“剧怜思想误苍生，民主人权说未能。漫道兴亡天作孽，从来政治鬼吹灯。清谈夷甫悲难诉，歌舞莱公意可凭。转念前朝余涕泗，当时只合脑如冰”，尝以为陈寅恪先生“最是文人不自由”之句亦不是过也。

这次在西安见到晋如兄，确实很多地方与我的想象相符。相貌清俊而不乏棱角，黑边眼镜，标志性的中式对襟短衫，书卷气收敛于内而洋溢于外。待握手言欢，其发言蔼然，谦恭循道，绝无“狂气”，则又与先前臆想不同。会议首日晚，与晋如、魏新河二兄寻一酒场，痛饮至于午夜，实为近年罕有之快事。酒间多闻高论，兼聆人云高唱，确对其才性过人的一面有了感性认识。

也是在这次会上，晋如兄命我为其《缀石轩论诗杂著》作一序。推辞不获，便抱着先睹为快的打算愉快地答应下来了。回长未久，果然得到晋如兄赐札，致谢以外，还特别要求本于友朋切磋之义，不能一味敷衍表扬，而要如实披露异趣。这一点我也赞成，于是带着欣赏和挑剔的复杂心理，打开了晋如兄这本《杂著》。

收在本书中的文章，以前颇读过一些。但是当沉潜下心，认真集中一字字“啃”下来，还是受到了意料之外的震动。

首先震动的是晋如兄那种勇于立论、“八面受敌”之气概。以我观之，其论诗核心观点有二：一曰“先器识而后文艺”，一曰“哀乐过人”。换言之，诗人必须是“哀乐过人的理想主义者”（本书 73 页）。以此为出发点，晋如兄论古人诗于唐宋之间推重宋诗，于宋清之间推重清诗，故贬抑王维、苏轼、黄庭坚等，而远绍屈子，近推世人罕有齿及的郑珍、评价极低的“同光体”等为后人学诗之楷模。我从先师严迪昌先生治清代诗词，对晋如兄推尊清季大家深表理解，然而尚且不能认同他贬抑那些唐宋大家的理由（说详后文），那么此类观念之惊世骇俗可以想象而得之。更何况晋如兄论时人诗多持峻厉立场，对胡适等“新文化”主将，对占据传统媒介话语权的

“主旋律派”，对“新国风”等“伪网络诗词”尤其大张挞伐，故也引发了声势不小的非议和仇视。可是，于举世充盈四平八稳、雍容平和的“雅音”之际，晋如兄独能发出剑走偏锋、万玉哀鸣、近身肉搏、寸铁杀人式的尖啸，无疑是难得听闻的别一种声响，我以为值得珍重而不是敌视，值得庆幸而不是恼火，值得钦敬而不是攻讦。我得承认，这部书中最打动我的还不是那些看起来很新异的论点，而是那种峻岭孤松般高标独立、敢于承接八面来风的理论勇气，及其明确彰显出的一个天才学人的自尊、自信与自负。

其次，我也还为晋如兄厚重广博的学识与正大忧患的情怀而震动。晋如兄论诗，第一不是为眩惑眼目而哗众取宠，故作惊人之论，其观念皆建立在对诗歌史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洞察基础之上。且看本书中长达三万余字的《国诗答疑录》。提问者林林总总，问题花样百端，而晋如兄挥洒如意，举重若轻，恍如围棋国手与数十百家同时博弈，妙招纷披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只消细读此一篇章，种种针对晋如兄学术根底的骂詈即可不攻自破。第二，晋如兄论诗也绝不躲在象牙塔中“为文艺而文艺”，他是那种忧生而兼忧世的学者、诗人，更是“畸于人而侔于天”的自由思想者。在《忏慧堂集》中，他即有《咏怀样板戏》、《戏为》、《元旦献辞》、《黄河治理》、《丁丑戊寅间感事》、《去岁春日孔铸言春天来了但是并没有带来希望》等一大批感激史事、直面现实的佳作，在本书中，他更明确地声言：“这是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，这个时代的根本特征就是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安于无知，安于卑贱，以有用价值取代生命价值。这既是孔子所说的‘礼崩乐坏’之世，也是马克斯·舍勒所说的‘没

落’。我生在这个时代，就有责任引导人心作向上之努力”(本书 76 页)。姑且不论其判断之正误和“努力”成效之大小，在这字里行间充溢着的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的那份“士大夫”情怀已足令人耸然动容。

怀着多重的震动读完这本《杂著》，认同感在渐次增加，挑剔心理则一丝丝消隐下去了。再回头读《忤慧堂集》，觉得才理解了张远山先生眼中的徐晋如：“予视徐子晋如，异人也，畸人也，不世出之非常人也”、“长歌当哭，哭尔后怒，怒尔后骂，骂尔后笑，且颂晋如之诗”(《胡马集序》)，此诚为痛切的巨眼之论，而非浮泛的夸捧语。

虽然，不唠叨几句“异见”是难向晋如兄交差的，况且对于本书的观念，有些我不理解，有些我不同意，本来也愿意略陈固陋。比如晋如兄以为非感情浓烈者不能称之为诗，并据此裁抑王维、苏轼、黄庭坚、袁枚等。我则以为，诗之本质缘“情志”，而情志缘起非止一端。有浓烈者，亦有冲淡者；有执著者，亦有放达者；有严正者，亦有诙谐者，不可执一而衡天下。倘若依晋如兄的观念，那又何必有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、袁枚《续诗品》、郭麟杨夔生的《二十四词品》等著作辛辛苦苦地将诗词之美分出那许多类别呢？先师严迪昌先生多次警诫，读诗应懂得欣赏“异量之美”。我也因而有言：“审美可以有偏好，但切忌褊狭”。昔年陈廷焯氏《白雨斋》之着执“沉郁”一端论词，凡欣赏者必牵合以为“沉郁”，凡不“沉郁”者必斥之为“野狐禅”，实乃其早年通达词学观之大倒退。故论诗之包容绝非乡愿贼德之论，而是对我们面临的纷繁世界(也包括诗歌世

界)的客观体审。

又:晋如兄对于新诗的看法我也不能完全苟同。他说:“国诗与新诗,泾渭分明,从无交集,永无合流”(本书 113 页),我以为这是意气之语。第一,新诗至今只有九十年历史,相比国诗之三千年发展历程,其“不成熟”、“仍在尝试中”是应有之义,不能据此全盘否定新诗的价值和意义。晋如兄自己也承认,新诗百年出现过“徐志摩、闻一多、艾青等名噪一时的诗人”(实际当然远不止这寥寥几家,晋如兄自己就写过以海子《以梦为马》为主题的绝句),也“留下”了少数“为人传颂的诗篇”(本书 113 页),那么便可以反问一句,一种不到百年(仅大略相当于汉唐宋明清几朝的初期)的新生诗体,已经贡献出如今数量的名家名作,难道还不够么?对此似不必吹求太甚,更不必引新诗为敌人,必欲毁弃之而后快。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,我有“不薄新诗爱旧诗”之论,可以代表自己的基本态度。

第二,以新诗之“舶来品”渊源即加之以“西方文学之附庸”、“殖民心态”、“诡异”、“无能”等一系列恶谥,实亦过于激切,乃系“国粹主义”之极端反应。这种谏语可能逞一时之快,但却忘记了,新诗从诞生之日起,就至少有一只脚是踩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土壤上的。从胡适 1920 年承认他的《尝试集》第一编里的诗“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”开始,朱自清、何其芳、废名、叶公超、卞之琳、余光中、洛夫、郑敏等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一直在发出着清醒反思的声音,他们的认识可以归结到一点:“现代诗的气根,必须触向西方,触向世界;现代诗的主根,却必须扎进传统,扎在中

国的泥土”(李春生语,详见拙作《论新诗对古典诗歌的接受与整合》,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》2008年2期)。我想,新诗渊源之“舶来”并不意味着其将永远“乞灵”西方。我们这块土地上有三千年灿烂的诗脉,也有太多的苦难需要倾吐。对此,新诗人并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。假以时日,“舶来”的新诗必将会“中国化”,会形成自己的中国品格。我愿意葆有信心,也自信此种信心不会落空。

“异趣”可能还有一些,但序文并非笔墨官司之作,还是及早缩手的好。况“震动”犹然清晰,亦不愿晓晓议辩,喧宾夺主。回头想来,晋如兄年方三十有四,富于青春,而成名已逾十载。多年来,如周晓川、陈訢斋、刘斯翰、王蛰堪、王翼奇、刘梦芙、张海鸥、彭玉平、张远山等老宿名家皆对晋如兄奖掖有加。如我边鄙野人,荒疏无学,本无置喙之余地。而晋如兄采撷不弃葑菲,坚命序其大著。余何足以序晋如兄之大著耶?因忆及唐顺之《荆川集》卷四《与吕通竹屿书》有云:“率其素履,独行所愿,不以夷险贰其心,不以终始渝其度,用于世则为羔羊素丝之风,不用于世则励蔬食饮水之志,履道坦坦,为天地间一完人”,此数语为我所喜,亦敬为晋如兄诵之。

庚寅仲冬于佳谷斋

(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写在前面的话

我不是一个有文艺天分的人，成为诗人，纯系偶然，至于研治诗学，更非所愿。但十余年间，于暗淡无聊地同自己作斗争之余，倒也积蓄了不少论诗的文字。这些文字，有的是文言，有的是白话。文言诗论，都已收入拙著《忏慧堂集》当中，剩下的这些白话文写成的短札或长论，便辑作现在的这本《缀石轩论诗杂著》，算是对已收入《忏慧堂集》的《缀石轩诗话》的补充。这些文字，又按照内容分了内、外、杂三篇，内篇是体，外篇为用，杂篇选文四首，则是我今天深悔的少作。这样做并非自珍敝帚，而是希望读者读了前面的文章，有一个对照，借以了解一个曾经深受现代性毒害的人，也还是可以归复到传统中去。

作 者

二〇一〇年一月七日

目 录

马大勇教授序

写在前面的话

内 篇

诗歌使人心灵不死——略谈诗教	3
国诗答疑录	10
士先器识而后文艺——徐晋如访谈录	72
满分“古诗”作文与流氓精神的胜利	80
文体背后的政治学	85
好在历史都是精英写的	87

外 篇

国诗刍议	93
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 ——网络诗词政治意识初探	120
杜甫与王维：中国传统诗学的两个体系 (附：韩山答问)	137

2 缀石轩论诗杂著

庾信平生最萧瑟——《哀江南赋》读札	160
宁莹著《几番魂梦与君同——小山词的爱欲生死》跋	164
略谈二十世纪诗词研究的几个问题	168
从《人间词话》与《人间词》看王国维的理论矛盾	175
在情与禅之间——略论饶公宗颐的词学思想	182
易安而后见斯人——对《涉江词》在二十世纪词史中地位 的一种认识	187
宋元诗人词家已把入声当平声了吗？ ——驳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王星汉教授	199
从“梨花体”看新诗的传统与出路——答李瑜同学问	203
王前卢后费评量	209
简评王广西《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》	212
优孟衣冠在神不在貌	219

杂 篇

伶界诗杰汪笑侬——中国近代诗人个案研究一则	225
当代诗坛：究竟谁该向谁学	241
为旧体诗词注入全新的生命 ——论新文化运动对于诗词发展的作用	245
为惜苍茫、景物无人赏 ——历史下的顾随和《顾随全集》	258

内 篇

诗歌使人心灵不死

——略谈诗教

在很久以前，我向往做一个鲁迅那样的启蒙者，但是我发现那条路越走越绝望。在绝望的时候，带给我慰藉的，只有诗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读懂了孔子，知道了惟上智下愚不移的道理，我一下子明白过来：原来，启蒙，正像尼采所说的那样，“武装人民，最终是武装了暴民”。我的启蒙之梦一下子就醒了，也从那时候起，我就不再写诗。

不再写诗，对我来说，并不是一件损失，反而意味着，我的心灵不再痛苦到时时需要诗歌作为镇痛剂。当我不再把自己定位成知识分子，而是把自己定位成儒教士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不再试图去启蒙，而是努力去教化时，我发现自己的痛苦也少了许多。而这个时候，诗词对我来说，有了一层新的意义：它是我传圣门之道的工具。

圣门的道理堂庑深大，而其根本意旨，则在培养以知识德能为主的士大夫阶级。这个阶级，在西方叫做自然贵族——Natural Aristocracy。在传统中国，对这阶级的培养，是依靠诗、礼、乐这三教而实现的。而诗教又是其中最基本的。孔子设此三教，真非有大智慧莫办。所谓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，诗、礼、乐的陶冶能净化人的气质，提升人的境界，而使人格臻于完善。

近世西方有通识教育——Liberal arts 之说，其教育理想，是培养有自由精神、注重向上发展的人格，考其情实，与吾圣门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”同其沆瀣。我个人服膺《大学》的理念，故亦认同通识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出路所在。既然通识教育和圣门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，那么，我们就不应忽视传统的资源。既然诗教在历史上曾起到良好的作用，今天我们苟有志于施行通识教育，便不能不重视诗教。

什么是诗教？我不认为中华诗词学会推行的“诗词走进大学校园”、“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”就是诗教。让学生掌握诗词格律，乃至会诌上几句，这绝不是诗教。至于把诗词当做政治宣传的工具，把学生的思想统一在意识形态的框框里，更加不是诗教，而恰恰是诗教的反面。今天某些人借讲诗词来宣传“爱国主义”，从表面上看，与圣门教忠有相似之处，实际上，二者完全不同。圣门的忠，落实到个人的内心修为，是忠于自己的信仰和理念，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“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”，忠于信仰，忠于理念，而非忠于一家一姓，以此可知，今人每每说古人愚忠，其实是一个伪命题。而爱国主义却是在要求人发生一种对外物的爱，这与基督教教义要求先爱上帝，再爱妻儿，其本质毫无二致。这种爱国主义的宣传，无益于人心的充盈向上，更加不利于独立自由的人格的养成。从这个例子，就可看出，真正的诗教一定是属于通识教育的，一定是要落实到个人的。

我们必须明白，诗的本质是诗人情感的宣泄。正像早年郭沫若所说的那样，“生命是文学底本质，文学是生命底反映”；“真正

的艺术品当然是由于纯粹充实了的主观产出。”只有认清诗的本质，诗教才不会走向它的对立面，变成政治的附庸，洗脑的工具。

诗的本质是诗人情感的宣泄，是自由，诗教就必须要把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，当做所有美德当中的第一美德。除此之外，民胞物与的情怀、担道弘毅的精神、对知识、对往圣先贤的敬畏之心，都应成为诗教的内容。

二〇〇六年的春季学期，在张海鸥教授的力荐之下，我给中山大学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部分同学开设了诗词写作课，在第一堂课，我就明白了当地指出，这“是一门讲写作实践的课程，但其本质是美育。希望同学们通过这门课的学习，不仅能掌握旧体诗词的平仄、格律、章法，更进而对中国古人高雅的审美旨趣有一通盘之了解，而最终能够传承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。”我把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概括为三点：（一）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；（二）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；（三）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都是屈子的话。我认为，屈子就是中国诗人完美人格的象征，即算今天诗人写不出屈子那样芳馨悱恻的诗作，也要在人格上向其看齐。培养有屈子人格精神的当代人，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诗教。

然而，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平等哲学为根本价值观的社会，在这种价值观的作用下，人们天然地仇恨一切高贵的品行。拙著《大学诗词写作教程》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，网上骂声一片。骂什么呢，骂的就是我对高贵的人文精神的倡导。他们对于高贵的仇恨，正是基于现代性平等的诉求。在古典时代，人们信奉孔子的差等